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三四六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宋文選 坡門酬唱集

宋 不著編人……………一
宋 邵 浩編……………四六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范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宋文選目錄

總集類

卷一

歐陽永叔文

卷二

歐陽永叔文

卷三

司馬君實文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目錄

卷四

司馬君實文

卷五

司馬君實文

卷六

范希文文

卷七

王禹偁文

卷八

孫明復文

卷九

孫明復文

卷十

王介甫文

卷十一

王介甫文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目錄

卷十二

余元度文

卷十三

曾子固文

卷十四

曾子固文

卷十五

石守道文

卷十六

石守道文

卷十七

石守道文

卷十八

李邦直文

卷十九

李邦直文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目錄

卷二十

李邦直文

卷二十一

李邦直文

卷二十二

李邦直文

卷二十三

唐子西文

卷二十四

張文潛文

卷二十五

張文潛文

卷二十六

張文潛文

卷二十七

張文潛文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目錄

卷二十八

張文潛文

卷二十九

張文潛文

卷三十

張文潛文

卷三十一

黃魯直文

卷三十二

陳瑩中文

臣等謹案宋文選三十二卷不著編輯者姓

氏案張邦基墨莊漫錄稱崔伯易有金華人

記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則此乃其前集在

南渡以前矣所選皆北宋之文自歐陽以下

十四人惟取其有關於經術政治者詩賦碑

銘之類不載焉中無三蘇文字而黃廷堅張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目錄

耒之文則錄之豈當時蘇文之禁最嚴而黃

張之類則稍寬歟又其中無二程文蓋不以

文士目之也何焯義門讀書記跋所校元豐

類稿後曰已卯冬於保定行臺

案焯是時在直隸巡撫李

光地閣署中

內府所賜大臣古文淵鑒有在集外者六篇則

書魏鄭公傳後邪正辨說用上田正言書上歐

蔡書也後知立齋相公

案立齋為大學士徐元文之別號有

建本聖宋文選數冊其中有南豐文二卷嘉

善柯崇樸借鈔遂傳於外此六篇者皆在焉

云云按書魏鄭公傳後一篇宋文鑑亦載不

僅見於此集中焯蓋考之未審然南豐外集

續稿今並不傳其佚篇惟賴此集以存是亦

不為無功矣宋人選宋文者南宋所傳尚夥

北宋惟此集存耳其賅備雖不及文鑑然用

意嚴慎當為能文之士所編尤未可與南宋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建陽坊本出於書賈雜抄者一例視之也乾

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卷一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疾之所自來而治其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
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
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
居西土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而無
由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計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

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

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禮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

最先廢而兼并遊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崇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

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

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于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于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繇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吳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者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號稱王春秋書用鄩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

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大亂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生民之患亟矣及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之說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社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菟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耳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嘆作俑者不仁蓋嘆乎啟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尤甚于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

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奸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奸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資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于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

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于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于為患也凡此其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于人哉財必取于民官必養于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總總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也當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當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方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方敢殺天子之命吏西方敢有崛強之王北方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方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趨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實者所以酬勞也今以

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

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

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敎之民人瞻無貲之征賦頭會其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與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

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凡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卷一

十三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貨物也當其同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謨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卷一

十三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滅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于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

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于經三子之于傳有所不全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于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于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舍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之所信也經所不書予所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

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耳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爾非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卷一

十六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

國之高節孔子得之于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于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白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于已舉魯之人皆聽命于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卷一

十六

何伸于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一字豈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于人也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于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

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仇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

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于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倖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
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
吏矯激之為耳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
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
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
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
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卷一

三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搯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
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
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搯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
搯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
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
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
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嘗藥之事
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
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
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刺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
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
子說耳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
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
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
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
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
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
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于所傳者蓋如
是是可盡信乎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
卷一

三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